

■ 图片故事



春天的笑容

□ 贺君文/图

想起又要去崑山镇高田村小看望张思丽、钟桂林、谢欣时三个小女孩，心里很欣喜。快半年了，不知道她们过得怎么样？

2021年3月18日，雾一直没有停止的念头，从山山岭岭、沟沟坡坡、河床田间升腾起来。从我们出发，雾就随着车轮一路前行。过崑笏、到石田、抵连山，车轮将一个一个小村丢在身后…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，终于抵达高田村小，雾将学校笼罩着。下了车，肖蓉老师从学校里走了出来，一身牛仔服，人很清爽。一个学校三个学生，这就是高田村小的现状，握手问好后我在想：三个小朋友怎么没有出来，带着疑问我们走进教室……

“她们笑得好开心啊！”同去的志愿者郑芳园一进教室门就说。看到孩子们如春花般的笑容，想起前两次拜访，她们三个人拘谨得紧紧靠在一起，紧贴着各自的课桌，大气儿都不敢出。还偶尔从眼角露出一丝丝生分的

眼神，好像害怕自己一个不小心的动作，就会惹我们不高兴似的。

志愿者代表双语老师李良慧给孩子们上了题为《我来保护我自己》的生理课。这是针对低年级学生的一堂性教育启蒙课程。讲课过程中，李良慧老师特别注意小朋友的感受，时刻关注她们眼神与心理变化，以提问的方式缓解课堂紧张的气氛，以大姐姐般的关爱，打消了孩子们的害羞，三个小女孩不时露出如秋水般的浅笑。

高田村地处瑶乡高山台地，偏僻、闭塞、信息不畅，近年如果不是通了公路，一年也少有人员进出。对于进入的外乡人，当地村民都是用热情喜悦的心意迎接大家的到来。期间有村民将头附在窗台，看着我们穿着“志愿者”队服，用感激的眼神注视着他们，很认真地听讲。这种清澈如泉水般的情怀，是纯朴的乡民一种最直接和本真的情感表达。

第二节课是由毕业于中国美

院的青年艺术家范腾元给孩子们上美术课，让山区孩子接受到艺术的洗礼。范老师的课深入浅出、形象生动，通过想象与联想教小朋友画蘑菇房子。在范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孩子们完成了一幅完整又美丽的线描画。这次志愿服务，范腾元不仅自掏腰包给小朋友购买了生活用品，范老师还说，以后将通过微信视频指导的方式长期为高田村的学生开展志愿讲学。

一个上午的志愿服务活动，在晨雾中轻轻落下。当雾袅娜地散了，我真打量了这一方高山陡岭，近处与远处三十来座木楼，星星点点地点缀在山间与田野里，走近一座新修的木楼，我闻着那散发出清香的木屑香，感觉春天就在心间。

要走了，与师生们一一告别时，孩子们笑容可掬的神情，如春花迎着太阳昂扬在春风里，我想，春天会记住她们灿烂的笑容……

父爱有痕

□ 马庆民

清明时节，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一些人、一些事。不管那些记忆是模糊还是清晰，那份思念却总是远远近近、忽明忽暗地投进我们的心间。

这个日子，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。

因为父亲去世早，我对他的记忆大多停留在一座坟上，他在坟里头，我在坟外头。每年的清明扫墓，是我离父亲最近的一天。

这些年来，每次回家，村里人都会对我提及父亲，说父亲是个好人，老实忠厚、勤劳善良，帮助过很多人。而在我的模糊记忆里，父亲好像很高、很瘦，皮肤黑黑的，特别喜欢笑。

记得那时候村子里还没有自来水，吃水和灌溉都是依靠水井，所以“打井”是那会儿村子里十分常见的事。“打井”用到最多的材料，是那种直径30厘米、长度近150厘米的水泥管子。村子里经常会有很多这样的水泥管子，或竖立、或平放着散落一地。有一年冬天，因为调皮，我钻进一个水泥管里玩，想爬出来时，却因为用力太猛，以跪着的姿态卡在那根管子中间，怎么都

动不了。我拼命爬拼命喊，结果却越卡越紧，微弱的喊叫也被呼啸的北风淹没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正躺在父亲的怀里。父亲既没有生气，也没有责骂，还笑着说：“你小子啊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！”事后才知道，父亲几乎找遍了村里所有的水泥管子，最后才把我找到解救出来。

儿时的我特别胆小，即使上到小学二年级，也要父亲每天送我进教室，还执意要他在教室外守着我上了课才能离去。所以教室的那扇窗户上，每天都映着父亲饱含爱意的笑容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是父亲留给我印象最深，也是最美的笑容。

8岁那年的腊月，临近除夕了，任凭母亲怎么劝说父亲休息，他还是坚持要出去跑车挣钱，说是今年最后一趟了，并向我们保证大年三十儿前一定会赶回来。我缠着父亲要带新年礼物回来，父亲欣然答应，于是，我掰着手指计算着父亲回来的日子。终于等到二十九那天，母亲正带我到集市上买年货，外婆和舅舅行色匆匆地赶来，表情凝重。舅舅和母亲说了两句话，就

一起匆匆离去了，外婆则带我回家。平时走路带风、不笑不说话的外婆，那一次走得特别慢，牵着我的手，每一步都那么沉重。

晚上我被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声惊醒，偷偷跑出去看了一眼，父亲直挺挺地躺在那里，脸上没有了笑容。8岁的我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，但从母亲悲痛欲绝的哭声里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茫然和害怕。

从此，父亲变成了一座坟，是母亲常去撕心裂肺哭泣的地方，是我总也忍不住远远眺望的“禁区”。我开始害怕别人提及父亲，甚至忌讳别人说起“父亲”这个词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我也做了父亲，才渐渐发现，父爱如山，终有痕。虽然关于父亲的记忆仅仅停留在了8岁，但我对父亲的思念却如水一般，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停止。

“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”每年清明，我都会坐在坟前和父亲说说心里话，告诉父亲，他并未真的离去，而是以另一种无形的爱，陪伴着我成长。我也会让这种爱世代传承，生生不息。

匠人的人文精神

——读葛亮的《瓦猫》 □ 秦延安

许多人以为手艺是为了谋生，但究其根底，却是匠人匠心的的人文理想精神，这也是匠人为什么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敬重和推崇的原因所在。著名作家葛亮在其最新小说《瓦猫》中，以其独有的视角和温暖清新的笔触，通过讲述手艺人的小故事，让我们在“良工”与“故物”的相互成全中，重新审视文化传统和匠人精神的一体两面。

匠人精神，是近年持续热议的话题，并逐步由专业领域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，甚而成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诠释文化传统的一个切口，《瓦猫》便是对这一话题非常及时的回应。书中，作者试图用遗散在民间的古早手艺，来重拾和唤醒被时间湮灭的匠魂，并为时代择弃的匠人立传。该书共包含“书匠”“飞发”“瓦猫”3篇小说，涉及古籍修复师、理发师以及陶艺师3个传统匠种。地域由南京、香港到昆明，时间则从当代溯至西南联大时期，呈现出广阔的空间和多元的气象。在书中，作者于传奇中描摹世相，在人物塑造中探究匠心背后的文化密码，其寻找的仍是人的尊严、执着与信仰。

俗话说，艺不压身，但在作者看来，技艺不仅是谋生之道，更是匠人生命体验的集成。书中虽然描写的都是匠人匠心，却各有侧重：“书匠”是中西古籍修复之异同，讲究的是“不遇良工，宁存故物”；“飞发”是传承变与不变之争，持守与创新；“瓦猫”更涉及匠人的根本——吾随物性，以手摹心。古老器物的精湛制作，依靠现代科学不一定能完成。如现代技术都难以修复的雍正国子监刊本《论语》封皮，却被老董在不断试错中修复，这种通过老法子解决新问题的不断探索和大小巧若拙的手段及方式，正是对匠心的极好诠释。而拥有这种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，不仅人要聪明，还要在学艺时能吃得苦中苦，在守艺中有恒心和耐心。正是因为他们将技术融

入生命，荣辱共担、休戚与共，才造就了众多的大国工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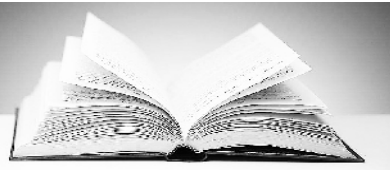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书中涉及的手艺人形象颇多，并从事着不同的行业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都对自己的手艺有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。在技艺上丝毫不马虎，半分粗疏都是亵渎。

“书匠”里，年轻时的老董因坚持重修两本《杜诗镜铨》，为此和夏主任起了冲突，即使暮年再入金大图书馆，但修书的原则依旧没有半点改变。“飞发”里，从上海到香港谋生的庄师傅，依旧保持着老上海理发师的特色，虽然价格不高，但在理发的流程与品质上半点折扣都不打。“瓦猫”在传承者荣家人眼里，不是买卖的东西，而是对方来请的神兽，看起来，他们或许有点轴，但正因为这刁钻，他们的技艺才达极致。

许多人写匠人是为匠而著，而葛亮明写匠实则写技，而骨子里观照的却是行当和手艺背后的那些人，让人读之动情。“书匠”中，一生未婚的老董放弃图书馆的坐班工作，风雨无阻地摆摊修鞋十二年，只是为了等待养女生母来找孩子；“瓦猫”里荣瑞红在宁怀远投身从戎后，身有残疾而不离不弃，荣宁生为了妻子萧蔓生更好的发展毅然与其离婚；“飞发”中，翟玉成与妻子郑彩深厚的夫妻情，翟健然面对父亲的劈头棍棒依旧递上火烧的父子情，让人唏嘘不已。在他们身上，人性的光芒熠熠生辉，人间的情义万古长生。正是因为他们将这种人性的光芒和情感融入到了技艺之中，才有了手艺与生命的共振。

“知者创物，巧者述之守之，世谓之工。”虽然现代科技已经让许多传统技艺和工匠走向了历史拐点，但一些匠人仍如庇佑世人的瓦猫神兽一样坚守着。他们守望的不仅是技艺，还有匠人守正、踏实、严谨、专注、钻研、韧劲的匠心，而这种精神气质是永远都不会被淘汰的。

书海掠影

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

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